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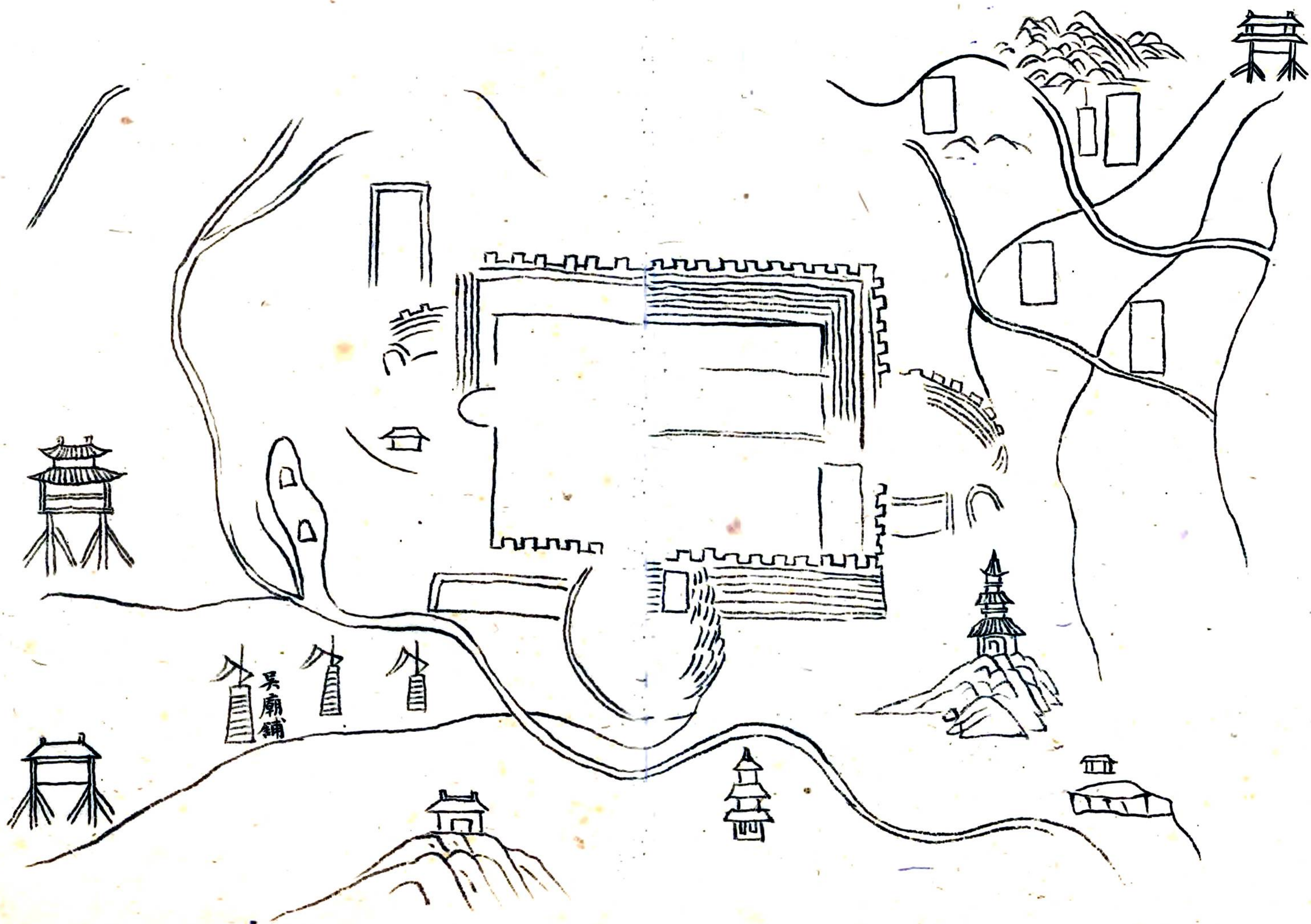
郃陽縣志序

關中邑志則稱武功朝邑焉其詳盡明著以通於理蓋康德涵韓汝慶為之撰述也郃陽古聖佐賢妃所自出夏陽西河為入關隙道夫非馮翊重地哉舊志多猥瑣缺畧沿革文獻咸莫得而稽焉夢熊之謫而為丞也遍歷川源時從故老博加採擇漸以成帙無何以量移行縣尹劉君為政急於其大者索余舊稿筆削之以免於繁而不詳而不白亂而不理之患可矣若夫斟酌損益以垂鏡考於無窮則後之君子相繼而成焉庶幾稱郃志哉萬曆十一年癸未九月望日東廣華雲葉夢熊書

重脩郃陽縣志

重脩郃陽縣志序

志以記事而所藉以行遠者辭也事弗核詞弗文以之志一郡一邑弗任也事核矣詞文矣足以志一郡一邑而已志之為義果若斯者乎士昌祇役秦讀秦中郡邑志無慮數十所謂事核詞文者猶間能見之乃若志郡邑耳而義不止於邑章歟惡于旣往激頑懦于方來以志兼史之義求之它志指不能一二屈也旣因郃陽范生堤讀開府河西中丞葉公所纂郃陽志而後竊嘆公之為是志不直以事與辭勝也公隆慶間為臺史時以抗疏力言忤當事意遂謫郃陽丞世人繇中朝外謫度非久當遷去率不經意吏事其視一官猶傳舍耳公獨不以遷人自處時時勞苦父老問民間利病為興釐不遺餘力公旣遷去十餘年郃



吳廟鋪

人思公不寘公亦未嘗一日忘卻人卻人以碑識
不忘而歲時函書問公如一日也歲庚寅
天子以公十年前所指次無一語不讐而公始繇貴
竹移鎮陝石公既至謝絕疆場一切欺謾力振剋
敵汰濁流與三秦吏民更始凡公在卻時所搯腕
太息欲為秦人計書今始得竟其功用而公復繇
陝西移鎮河西矣公所為志七卷得其直道左官
時故其辭磊落而多感慨其論田賦論里甲風俗
于吏道民隱一卷中數致意焉傳卻之名宦謂通
顯猶可巧致而身後名不可獵取雖卑官棄吏以
潔廉被滋垢者力為浣濯不休迺若伊尹墓碑范
叅政傳王詔傳並載志中公胸次不屑世俗塵垢
包括雲夢故其文經奇若此雖世俗庸人懦夫讀
公志宜有灑然生氣者志成於萬曆癸未而庚寅

重修郃陽縣志

二

歲卻陽諸生聞公開府之

命

謂公遷去十餘年而卻陽宦蹟士行未入志者宜

并附公志用垂不朽復請于公得增入為重修卻

陽縣志諸生請更付鐫以詔來者而謁士昌為序

公撫秦時士昌以職事得奉公教命所被公知甚

深而士昌所最善為呂中丞叔簡中丞居恒心折

者惟公既讀斯志謂士昌雖淺薄有造士維風之

責宜序以示秦人士俾知興起遂以蕪語綴末簡

庶讀斯志者知公所志者卻陽事也其所以志闕

係世教人倫公所托寄者遠矣不獨為卻陽也

萬曆壬辰春中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視學東吳姜士昌序

重修卻陽縣志序

今宇內志世比於恒沙而綴文之士或不免邪榆

謂何王子曰志亦難言矣匪摘藻之難而道法之
賢奚言道法五民厝居封域迥異有典城以臨民
有功令以勸學鉅之祀典次而謠俗事以類興志
用是起所謂朒隸也者則見疾苦所為庶官也者
則別淑慝若夫幽翳不闡奚彰至公孝弟不申疇
與維風節義弗旌疇為回心積貯不需民命安歸
昭昭乎名數之當公也壤土之宜平也要害之防
乎其防也它不俚指志之都契具是而曼衍不經
之事可勿論焉夫長吏奉宣

上詔令酌民心而為政審能幅利於提封乎而又畢
精心縫而記注此謂不言躬行得志之情豈不洵
美藉第令厭忽民瘼越越多業甚至驚竒競采徒
誇詡乎閭苑檢押於形家此亡異務華絕根者也
將焉用之繇茲以譚中丞葉公擊節於武功五泉

之志而津津稱善也蓋重先生意有所獨契也
而其命世史才亦較然可睹已先是公以侍御抗
疏謫貳邵陽於是作邵里志余得而寓目有屬詞
比事之能而憂國奉公之節著焉何以故日左官
者席故業盱衡作色宅靡所展錯卽能事事不過
循故牘拱手待遷竟無丹款自見公之丞邵也勤
恤民隱而於學徒最篤當是時經生執經而嚴事
稱大師矣公惓惓款款唯正士習挽世風詢民瘼
是急迺猶然於自公之暇病故志進孰旁搜乎掌
故手自鎔裁不遺餘力居久之量移而南今去邵
之幾年徃矣邵之人鍥去思碑矢不忘而公亦不
忘乎邵人千里寄聲猥以序文見屬余諦觀已目
與世不殊而心之精微史之道法於是乎在跡其
直王令納策之枉章縣丞逮嵐之廉標薛濬之孝

以正喪儀錄岳崧之誓不仕元三聘不起以崇姱節片言榮於華袞而其人重於九鼎大呂已乃若防扼塞表烈女種種垂訓感事憂世扶風教而翊正氣其志念深哉春秋之義微而顯婉而辨善人勸而淫人懼皆是物也且也倣儻瑰瑋通達國體身有之而能文之又非徒以文采表見者蓋其天錫智勇鴻猷之輻奏不翅銳師之陷堅廼者公拊循貴陽聚材官繕甲厲兵威德流邇推轂者以公通方偏國鯁隅不足以展厥施會關西搶攘於是移公填拊甫下車宣力靖封疆矯矯桓桓夙夜匪懈少選立威折膠戡定反側所以紓宵旰之憂者在此行也誰昔謬代匱受簡伏讀莊嚴有體竊高其綵筆足趾美於前哲茲以重臣亢戎務雖旁午中顧殫思增置為郇人深長之慮余載

卒業而益信質有文武詩所稱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者何以加焉而公忠誠體國敬慎自將又得制勝之本此其在內則內重在外則外重濊澤旁魄揚威殊域功在

社稷流光竹帛獨區區鄙人所得荷宸宇頌功德也與哉唯是鄉獻范大夫橋梓始終義不忘於是不能倭重為續其轍音者如此

維二十年

萬曆歲在壬辰相月芮國逸人天鬻子王學謨撰

重鐫邵陽縣志序

邵陽故有華雲葉公志公文章事業冠冕一代故其志得與武功朝邑同不朽無何兵火相尋載在棗梨者竟成灰燼卽至今存乎時方

鼎建景運維新須當編年以續其後且自壬辰迄今宦茲土者與夫鄉之賢士大夫品行茫無可稽斯不亦甚缺典哉曾明承乏幾三載碌碌未有善狀顧獨不能忘情于斯惟是訪之故家得葉公所為撰述益以五十年間之見聞聊復翻鐫以俟後之君子若夫大義微詞則未敢僭參一二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余于邵陽志亦云

維六年

順治歲在己丑冬中邵陽令瀛東莊曾明書

重脩邵陽縣志

五

續修邵陽縣志序

天下邑乘皆有心者攷鏡之林也率蒞茲土慮無不歷覽勝槩窮探古蹟如有成竹於胸中然後一邑之民宜物理庶可推行盡利余承乏邵陽值兵燹之餘竊懼邵之文獻典故晦亂缺畧不傳無所藉以攷鏡因求徃籍得重鐫華雲葉公所修縣志閱之知前君子為作為述條指多端雖言人人殊大抵為邵邑計者蓋其詳哉無患缺畧無虞晦亂余復何贅顧維是傳信之書弗厭詳明昔人不無待于後人余又敢默已乎爰加修葺政諸鄉達匪云刪訂聊以彰前諸君子之美云爾

順治十年癸巳中夏姑蘇涓僊葉

子循書

重脩郃陽縣志目錄

地理志
建置志
食貨志
風俗志
秩官志
人物志
雜志
凡七卷

重脩郃陽縣志

六

重脩郃陽縣志一卷

地理志

封域

郃陽三代時為有莘國春秋屬晉戰國為魏少梁秦為內史喬地漢置郃陽縣隸左馮翊後漢魏晉因之後魏析隸華山郡太和二十年復隸馮翊五代唐宋復隸同州金貞祐三年改隸禎州元復隸同州明仍隸同州

國朝因之屬西安府廣六十里袤一百二十里東臨晉東南蒲州東北韓城南朝邑西澄城西南同州西北洛川北宜川邑治則枕梁山而乳羅洽水出其北卽詩所謂在洽之陽又以大邦稱者也昔為洽州改洽陽縣因流絕故去水加邑為郃云舊志稱雍州之域分野從井或曰故晉地宜從參近之

矣
葉夢熊曰考在西秦魏相拒知郃陽居關中至重也夫魏跨有河西實為秦腹心患自子擊築洽陽而尺寸之爭無休息矣復觀韓信水壘渡軍故處蓋知有事於關之東西者必以郃為徑道所係非渺小也邑據梁山土獨稱厚河渭匯流太華中條環而在矚蓋巍然巨觀云

山川

梁山縣西北四十里逶迤最遠望之如屋梁詩云奕奕梁山公羊傳云河陽之山穀梁傳云梁山晉望也上有石室有羅漢洞有泉曰天井曰龍泉有東西峪洽河橋頭河二水出焉

萬山縣北四十里形若覆斗

孔羅山縣南三十里形若乳蛇舊有洞名西施蓋因

李太白詩云西施越溪女本出苧羅山遂誤名之也今不載俗傳山顛有栢林隋唐間伐建同州之金塔寺山至今禿然順治六年知縣莊曾明復植之

飛浮山縣東南四十里黃河內俗傳與水為升沉有洞焉子夏讀書處也

丹陽洞縣西二里出譚子溝即老君洞焉丹陽受訣於任仙居此故名洞口多款冬花或謂仙所植云

洽河縣西北三十里即金水河源出梁山西峪東流注於黃河漢永平間流絕今有乾河村其後復流邑人重之呼為金水或云宋太祖微時西遊病渴卧於潛龍寺夜夢神人持金盃酌此水飲之覺而愈故名河北有太樂仙人洞

黃河縣東四十里禹貢云西河水經云河水又經潛

陽城東卽此
百良河縣東北三十里坡有翊教洞
橋頭河縣北十五里源出梁山之東峪
太浴河縣西二十里流甚清西南入於洛
王村漢 鯉漢 東鯉漢 泐池漢 夏陽漢
葉夢熊曰山海經有神漢味若醪醴初疑其怪及
見邠之漢泉者五去河僅數武清冽迥異勢湧出
地尺許民資灌溉菽麥蔬果之利稱富饒焉殆神
物所出哉
白泉 溫泉 灰泉 俱縣東南四十里今沒於河
聖水泉在梁山深處韓山奕應侯廟又建此泉出焉
以歲時禱雨于神挹泉水每輒應故名今和姓者
世守廟視泉由來遠矣
陽班湫縣東南五十里唐貞元四年成

重修邵陽縣志

八

鴈尾溝縣西二十里

官池縣治南近城

夏陽渡縣東南四十里韓信擊田豹木罌渡軍處秦

晉要津也

峪渡縣東四十里抵滎河

蘆莊渡縣東南五十里抵蒲州

筆架峯在縣南乳羅山舊有一塔形家以為文壁大
孤邑進士仵魁捐資倡助更築二墩排列儼如筆
架云

腰帶水自縣北梁山發源向從城左竟入黃河邑進
士雷學謙捐資啓工引水倒右抱過城門如圍帶
云

葉子循曰邵陽四域山川環繞古聖先賢及神人僊
侶其流傳逸事迄今藉甚若五漢水尤稱神異殆

與驪邑之溫泉並著焉

重脩郃陽縣志二卷

建置志

城池

郃陽城西魏大統三年左馮翊刺史王熊築後圯
明正統十四年知縣董鎰仍築東西二里二百八
十步南北二里一百九十步周八里二百二十步
正德六年知縣張綸脩之始立門浚隍隆慶二年
知縣李希松重建內外俱易以甃樓堞煥然稱壯
麗云崇禎八年知縣范志懋增築城闔
國朝莊曾明浚隍加深葉子添設柵門
公署
縣署明洪武三年縣丞康世傑建譙樓知縣張鶴縣
丞李魁相繼建吳郡盧常記記曰郃陽卽漢之馮
翊境大壤沃野居陝西諸縣右北年以來兵燹之

餘門閤隘庑樓觀弗飾於以納
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卒往來弊在簡陋不中
程度六年冬廣西李魁來丞是邑明年政成封內
時豐聚財積斂以新之乃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
築以繩以斲門阿是經樓觀是營不督不期役者
自勸自七月始事至十月畢工崇墉堀興重簷相
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理政事於是伐鼓鳴角
以警昏眚邑之人士咸易聽觀莫不喜悅推美夫
禮必有隆不得而殺政必有舉不得而廢丞於是
有之矣宜勒石以書其實使後之人於丞有攷也
署外有申明旌善二亭
預備倉在署內
葉夢熊曰積貯大計也
上念重之令有司積粟視為殿最故日講蓄積勤矣

而倉庾常實乃新舊相仍陳醫者動以百計卽荒
歉非奉令不敢輕發每再歲一會計輒坐罪守者
民有以斗役亡產者矣此豈獨邵陽哉夫出陳易
新積而能散則在良有司矣

儒學在縣治南明洪武二年知縣徐原建正德七年
知縣張綸以其逼於民居始易地擴之其後有坑
阱葉夢熊實以土風氣始全宋元祐間知縣李百
祿建學武陽張介記記曰邵陽邑小而僻有為者
所不當至至者以為不足為而不為也夫官事職
業不可須頃怠者怠且廢不舉元祐辛未有令來
閱事先後緩急紀綱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訟獄
衰農事勸號令行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
祠為學舍以教養邑弟子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
人乃始相與疑曰令實健矣而更迂柰何令卒不

顧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畧具乃以書抵籍田令王寔求余為之記余曰令不迂矣學校者禮義政事之所自出古之為政者之所先務也未流之弊遂為不切於時而間有傑然自異于流俗之中則彼不能者必忌而咻之曰是迂䟽者不然俗吏邀名耳地大人衆且不免咻則一邑之小以是迂其令何恠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無其人况不為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也治天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夫設官分職布滿天下皆上之人所與治天下者也顧惟縣令為最親於民後世縣令官小無權而猥事擾之使不得行其胷中以與古人等於是縣令始賤可厭或俛

仰為竊祿計至則數日代去別希其所欲雖或才智不肯苟簡慨然思有所作為而齟齬階級勢不得便或者凡庸操制要領而妨忌兼至黽勉下氣求閱朝暮且恐弗暇奚暇求其所以治哉然則上之人蓋亦不可以不知也當使天下之士不以官小而為之縣令者有以自思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為政曷可苟又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上之人所以與我者為能治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特簿書期會而已蓋將有以本教化美風俗養吾人以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其于為治也何有孰謂知此而迂乎令不迂矣邑人其無疑令左宣德郎河內李百祿祐之實予之友云

儒學左右鄉有禮門無義路前逼隘且缺泮池明萬

曆間邑叅政范燧捐宅基易地增設焉且建
尊經閣于明倫堂後建樓于泮之前名魁星云
布政分司明洪武二年建順治九年建棚為貢院
按察分司明洪武三年建副使李昆巡縣詩云迢遞
邠陽路十步九屈曲巨壑連莽蒼遠坂醉滲漉僕
馬僵北風旌麾指東麓公事故無了雅況漸成俗
且聯虎谷招開窻看脩竹
府署明正德九年建以上俱縣治東今察院即布政
分司潼關道即按察分司布政司即府署
書院在學南明隆慶年知縣李希松建今改為公署
種課司今革
陰陽學社學俱縣東射圃縣南
道會司在太清觀
僧會司在光國寺

醫學縣西

惠民藥局縣南

養濟院縣西

總鋪縣治南

蔡莊鋪 和家莊鋪 吳莊鋪 路井鋪俱縣西南

抵同州

織布鋪 童家莊鋪 百良鋪 大棗鋪俱縣東北

抵韓城

市集在城者四外則邠陽坊 佃子頭 夏陽

百良 念吉 路井 黑池 富禮 王村

韓莊 和福莊

廟祠

先師廟在儒學之右明正德年知縣張綸造銅錫祭
器崇禎年范志懋更益之萬曆年知縣劉應卜恢

擴坊宇

國朝莊曾明重脩門廡殿堂劉與莊各有記其一曰
幾國家建學興賢詎郡處宮墻美柔翰呻咎咕嗶
虛靡歲月已哉蘄養真儒翼皇運致大平云爾此
其淬礪係青衿而握銅墨者不無興起之寄也余
奉

命宰郟陽方視學肅謁

先師詢青衿訪人文盛衰匪獨甲第寥廓乙榜不見
收者已七科矣余不佞乃正襟惻然而嘆曰是何
儒效濶疏也抑作人化微耶或者地靈人傑不相
符耶彼堪輿者流不佞素未習也要亦不外于理
是可以理測矣迺周視學宮則見櫺星門外僅二
步許卽有文廟大坊以壓之西有鳳麟呈瑞坊東
有河嶽鍾祥坊然不在馳道東西兩隅而在學之

中腰鄙意以為龍有爪鳳有翼不于項而于腰乎
何以奮騰驤而資翱翔乎况大坊壓其前士人胡
以出頭角聳壑昂霄乎明日下令舉德行八人為
諸生赤幟錄隱士岳景山于鄉賢親臨趙烈婦廬
而奠之又課士程文月以兩次士習彬彬有起色
越歲迺不卜堪輿不謀諸生毅然決之獨見將前
一大坊移之正南二百步外二坊列于東西馳道
之口東西相距既遠而大坊又在百步外宏廡廊
達此為闢賢路而徵仕途之綿遠也過大坊有一
水橫亘通為外泮水上架一橋直接南城橋外磚
甃一梯濶三尺高五大可逕登城橋前脩一小木
坊題曰月衢登城向東三十步是為文昌閣又向
東百餘步則城之東南角也是為魁星樓名宦鄉
賢在二門內非制也俱移二門之外內泮傍有二

溝惡其相射也填之使平以至明倫堂久圯工費浩大越三月而始成兩齋又隔年而始就元聖祠亦次第舉焉總計大工始萬曆戊申三月止萬曆庚戌四月方事竣而落成是舉也非有青囊秘術尋龍捉脉之說也率愚意而創建不意暗與堪輿家合也是科已酉遂有得雋棘闈者數十年於茲始啓文運而開科焉嗣是而後當相續矣夫禮陶樂淑深於作人也脩學其淺者耳砥德礪行精於立品也掇科其粗者耳愚姑為其淺者所恃青衿輩藏脩游息於斯盡性窮經振芳擢秀勉脩聖賢之業以附

明主之求俾科甲蟬聯後先相望是所望於諸士子也無從曰風水云因述其事以記之萬曆三十八年歲次庚戌八月吉文林郎知郃陽縣事睢陽劉

應卜書其一曰余尹郃之明年懼學宮闕狀謀所以新作之乃捐俸倡事且為文以告邑紳士曰唯茲學宮為治化之原菁莪撲棧之風尚矣采芹采藻詩所以咏思樂也方今

聖朝首重其地加意作人論秀制科三年凡四舉視前朝有加焉士之家脩

廷獻仰贊

盛治者僉慶千載一時郃居陝東偏竇古有莘地襟山帶河夙稱上游阿衡知覺之遺歷千百年猶依稀在也是以人材鼎盛先後蔚起勲業文章赤幟中原余承乏茲土值兵燹頻仍城社殘破之餘居民落落有若晨星顏垣敗壁目不忍睹甚至學宮殿堂門廡俱就傾圯吾儕尊崇之夙心謂何且敢云治化從出乎城頭東南巽方舊有魁樓尖峯蓋

文運所關也向因改作斯文多有不利今亦脩築如初矣是歲又當大比則學宮尤宜維新以昭文明諸紳士幸皆戮力輸助俾得鳩工庀材煥然改觀將阿衡大業今古媲美詎獨元魁之濟濟哉敬明其德允文允武以余謏劣誠所不逮至若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端於多士有望矣時順治戊子春三月也於是學廣文若邑佐領亦皆捐俸以助諸紳士咸出所有共襄厥成工始於戊子夏月訖於己丑八月廣文則張君耀婁佐則汪君維城汪朝宗其領也諸紳士各詳姓名如左順治六年歲次己丑中秋之吉知邵陽縣事瀛東莊曾明撰啟聖祠在廟內范志懋拓其基莊曾明重脩宦鄉賢祠在戟門左右明隆慶年葉夢熊建莊曾明重脩

葉夢熊曰有司之良與鄉長者行業表著去則思沒則祀古今無異乃邵陽獨缺何哉及考其鄉無論聖哲卽負一節者多所建樹獨置邑今以來遠者間或標異志久廢綜之不得其實竟湮滅近者守職循軌不可謂無人卒未見其久繫于民而不讓豈古遺愛之難哉夫人孰不欲遠有所垂也顧通顯可以巧致而身後之名不可以獵取從事茲土於歲時登降不有低徊以思者乎

社稷壇縣治西

風雲雷雨山川壇俱縣治南

邑厲壇縣治北

城隍廟縣治東明洪武二十一年縣丞楊敬建

官殿縣東城闔范志懋建莊曾明重脩

白衣大士堂縣西城闔莊曾明建